《詩經》文本「頒貢」異文組群的考察
——兼釋簡帛〈五行〉「顏色容貌溫貢也」

范麗梅

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博士後研究

一、前言

近年來出土的上古文獻大量問世，爲上古書寫文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使得有關上古《詩經》文本的口語與書寫形式流傳的議題，受到學術界熱烈的討論。本論文嘗試以《詩經》的異文爲切入點，對此議題的研究方法提出一些淺見。上古《詩經》書寫文本中產生的異文，事實上是《詩經》文本在口語形式與書寫形式的流傳過程中，相互激盪與融合所形成的。但同時它也是《詩經》的諷誦者或閱讀者對於口語或書寫文本的用字，給予不同的理解與解釋所逐漸促成的，因此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異文，實有助於探討上古《詩經》口語與書寫文本流傳的真實面貌。

異文的整理是上古《詩經》文本研究的老問題，相關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我在這裡所要提出的一個觀點是異文的研究不能僅僅只是用字的排比，或何者是假借字，何者是異體字等等類型的分辨而已。因爲《詩經》異文這個複雜現象的背後其實隱藏了一個更爲複雜且龐大的，關於漢語與記錄漢語的漢字體系之間相互作用的課題。換句話說，漢字體系在記錄漢語時所呈現出自身體系性質的特點，無疑地都反映在《詩經》的書寫文本當中，其中最具特色以及最爲複雜的現象，就是異文。因此它的研究必須立足於漢字體系的基礎上，如此才能真正凸顯異文在上古《詩經》文本中所具備的研究價值。

基於以上的觀點，有必要對漢字體系的基本性質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我的博士論文在結合簡帛文獻探討先秦兩漢《詩經》的書寫文本時，曾經指出書寫文本所使用漢字體系的最重要核心是聲符，因爲漢字體系雖然起源於筆畫線條的形符，然而實際記錄詞義時是採用由形符轉換成的聲符來進行的，因此聲符才是記詞表義的重要成分。而聲符所記錄的漢語，是一個具有眾多同音詞的語言，如此使得聲符具備了「一字表多詞」（一個字形表達多個詞義）[1]與「多字表一詞」（多個字形表達一個詞義）[2]的特點，因此在《詩經》被解釋的過程中，書寫文本往往提供了一個「多字表多詞」（多個字形表達多個詞義）的解釋環境的脈絡。[3]此外，聲符所記錄的漢語，又是一個使用幅員遼闊而具有多個方言區的語言，這使得聲符在「一字表多詞」、「多字表一詞」以及「多字表多詞」的情況下又對應不同的方言區的語音，而形成

[1] 以戰國楚簡爲例，「一字表多詞」者如一個「青」字形，表達四個詞義：一、表達清靜：郭店《老子乙》簡 15「『青』勝熱。」二、表達請示：郭店〈太一生水〉簡 10「『青』問其名。」三、表達情實：郭店〈性自命出〉簡 20「君子嫩其『青』。」四、表達安靜：郭店《老子甲》簡 32「我好『青』而民自正。」

[2] 以戰國楚簡爲例，「多字表一詞」者如一個「欲望」詞義，使用了六個字形：一、用「谷」：郭店《老子甲》簡 5「咎莫險乎『谷』得。」二、用「雒」：郭店《老子甲》簡 13「化而『雒』作。」三、用「忿」：郭店〈語叢二〉簡 10「慮生於『忿』。」四、用「谷」：上博〈緇衣〉簡 5「君好則民『谷』之。」五、用「忿」：郭店〈緇衣〉簡 6「章好以視民『忿』。」六、用「欲」：上博〈曹沫之戰〉簡 13「吾『欲』與齊戰。」

[3] 范麗梅：《簡帛文獻與《詩經》書寫文本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黃沛榮先生、周鳳五先生，2008 年 10 月）。

更複雜的縱橫交措的關係，以上都是古代中國文獻書寫文本的基本特色。

而漢字體系聲符的特色正是異文所反映的，因此我的博士論文提出「異文組」的研究方法，所謂「異文組」，就是以同一文本或不同文本中的同一語詞的核心意義[4]爲樞紐，使用各種聲符字形來記錄此核心意義的一個組合，這樣的組合實際上就是「多字表一詞」的反映。此外，我又提出「異文組群」的概念[5]，因爲漢字體系在使用過程中，又出現「一字表多詞」的情況，使得各個不同「異文組」之間的字形出現重疊，而逐漸形成「多字表多詞」的情況，這種情況的組合就是所謂的「異文組群」。換句話說，通過「多字表一詞」促成了一個「異文組」的形成，同時「一字表多詞」的情況又使得同一異文組中的不同字形可以記錄不同異文組之中的詞義，而促成了「多字表多詞」的情況，這就形成了一個「異文組群」。在一個「異文組群」中，既有「多字表一詞」，又有「一字表多詞」的情況，這是漢字體系聲符字形使用的實際狀態，也是書寫文本流傳時實際的用字面貌。

以下本論文舉「頒賁」異文組群爲例。首先列出此異文組群中的三個異文組的核心意義。其次搜集上古文獻中三個異文組各別相關的用字。其三，將各用字進行分析整理成一個總表，由此總表可以說明此異文組群用字的聲符具有「一字表多詞」與「多字表一詞」的情況。同時又考察各個用字以及其聲符的上古音韻，說明其間的語音差異等關係。以上這些都大致反映了《詩經》文本在書寫形式與口語形式上的某些情況，這種情況直接使得《詩經》文本呈現「多字表多詞」的面貌，而深深影響其文本的解釋。另外，本論文再舉簡帛〈五行〉中的「叟」、「𦟝」、「𦃃」三個異文疑難字作爲說明的對象，這組疑難字在〈五行〉公佈以後一直未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說解，本論文經由「頒賁」異文組群的考察，發現這組疑難字與此異文組群中的相關聲符關係密切，其解釋也能由此異文組群中的某一核心意義得到充份的說明。這個現象不僅說明了「頒賁」異文組群所反映的的確是上古文獻所處的語言與文字書寫的大時代背景。同時由簡帛〈五行〉各本用字聲符的差異以及〈五行說〉對這些用字的多個詞義完全不同的解釋，也具體而微的反映了包括《詩經》等上古書寫文本在用字與解釋上的真實情況。

二、「頒賁」異文組群的整理

《詩經．鄘風．鶉之奔奔》之「奔」字在先秦兩漢文獻的稱引中有「奔」、「賁」異文用字的不同，而其解釋也有「奔走飛翔」、「兇惡爭鬥」、「文彩斑斕」等詞義的不同，這幾個解釋彼此毫無詞義上的關連，也與其異文用字不具備一一對應的關係。跟據這樣的一個現象，可以整理出一個關係錯綜的異文組群。

《詩經．鄘風．鶉之奔奔》全詩如下：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4] 所謂「核心意義」，乃指文獻中所表達一個語詞的基本概念。由此基本概念可以逐漸引申表達各種相關的其他概念，就此相關的其他概念而言，仍以此基本概念爲核心意義。

[5] 我的博士論文中稱之爲「異文群組」，但經過考慮，現在認爲「異文組群」比較能適切的表達相關的概念，因此在此改爲「異文組群」。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6]

其中「奔奔」，《毛傳》與《鄭箋》皆作「奔」，而阜陽《詩經》、《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禮記・表記》與《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高《注》皆作「賁」。

至於其詞義解釋，則有三種說法：首先《毛傳》：「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而《鄭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偶。」[7]又《釋文》引《韓詩》也作「奔」，並解釋：「奔奔、彊彊，乘匹之貌。」[8]《鄭箋》與《韓詩》解釋「奔奔」所謂的「常匹相隨」或「乘匹」，事實上不是對「奔奔」詞義的直接解釋，而只是對詩句句義的串解，換句話說他們只說明了「奔奔」所表現的是鶉鵲乘匹的狀態，而不是「奔奔」本身的詞義。這種串解方式與《列女傳・仁智》言「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9]，對〈關雎〉之「關關」一詞的串解方式相同。「關關」在詩句中的直接詞義是指雎鳩相和的聲音，而《列女傳》將這種雎鳩的音聲相和串解爲雎鳩具備了合於禮制的一種匹配關係，而始終不讓人見到其乘居匹處的狀態，由此來譬喻男女之匹逑也應合於禮制。相對於《列女傳》對「關關」的串解，「奔奔」一詞被串解爲鶉鵲的乘居匹處。根據以上對《鄭箋》與《韓詩》串解方式的了解，可知「奔奔」應另有所屬的直接詞義，由《鄭箋》「飛則相隨之貌」的說法，以及「奔」字的本義，再加上對鶉鵲這種鳥類行動的了解，可以推知《毛傳》、《鄭箋》與《韓詩》所理解的「奔奔」是指鳥類飛走奔行的意思，由鶉鵲的一同飛走奔行，象徵此鳥的乘居匹處。

其次，同樣的一首《詩》又出現在《禮記・表記》的稱引中：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10]

在此徵引中「奔奔」作「賁賁」，鄭《注》：「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11]《詩三家義集疏》：「郝懿行云：『鶉竄伏草間，無常居而有常匹，兩雄相值則鬬而不釋。』愚案：今人多畜令博鬬，燕地尤多。鵲値他鳥爭巢，列隊相拒，亦善鬬之鳥，故鄭以『姜姜』、『賁賁』爲爭鬬貌也。……推鄭《注》之意，以鵲爲大鳥，鶉爲小鳥，鵲非必大，以鶉較之鵲爲大也。大小既別，取興宜殊，故知大鳥喻公，小鳥喻臣民。公奪子妻，淫亂成風，下必有甚。小鳥之賁賁，一如大鳥之姜姜，皆爭鬬爲惡。」[12]可知「賁賁」在此則被解釋爲爭鬬兇惡的樣子。

此外，《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

[6]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114。
[7]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114。
[8] 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鼎文書局，1972 年 9 月），頁 60。
[9] 劉向：《列女傳》，劉殿爵編：《古列女傳逐字索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31。
[10]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919。
[11]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頁 919。
[12]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臺北：明文書局，1988 年 10 月），頁 234、235。

高《注》引《詩》解釋「賁」字：「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13]《詩三家義集疏》：「高用賁本義作訓，故以『賁賁』爲『色不純』，與鶉鳥黃黑雜文合。……推高《注》之意，鶉色不純，鵲強有力，喻宣公無純一之行，而有強奪之事。」[14]在此「賁賁」又被解釋爲顏色不單一，亦即駁雜班斕的意思。

依據以上對於同一詩句的異文所產生的三種詞義解釋，可以將這三種詞義在上古文獻的用字上查找到組成這些詞義的各個相關異文，經過整理，可以得出表達同一個詞義的三大異文組[15]如下：

---

[13] 王利器注疏：《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 1 月），頁 2742。

[14]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頁 235。

[15] 與此異文組群聲符用字重疊的還可以不斷擴充，例如表達「碩大高壯」或「快速急疾」等核心意義的異文組，在此限於篇幅，暫且略過。表達「碩大高壯」者，如「豶」、「芬」、「哭」，《周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豶」，上博《周易》作「芬」，馬王堆帛書《周易》作「哭」。又「賁」、「鼖」，〈大雅・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毛詩音義》：「賁，字亦作鼖。」又「鞶」、「繙」、「般」、「槃」，《周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上博《周易》作「繙」，馬王堆帛書《周易》作「般」。《釋文》：「鞶，徐云王肅作槃。」又「𠂔」，《方言》：「大巾謂之𠂔。」又「鴅」，《方言》：「其大者謂之鴅鳩。」而在《詩經》此異文組群的解釋中，以「碩大高壯」義來解釋相關用字也比比皆是，例如〈周頌・小毖〉：「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745。）《毛傳》作「拚」，而言「始小終大」，似以「大」來解釋「拚」字。《鄭箋》：「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745。）是《鄭箋》「拚」作「翻」，解爲「翻飛爲大鳥」，則是綜合了《毛傳》與《韓詩章句》以「翻」爲「飛」的解釋。又如〈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毛傳》：「頒，大首貌。」《鄭箋》：「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499。）是《毛傳》與《鄭箋》皆用「頒」字，而解作「大首」之義，《說文》：「頒，大頭也。」（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增修一版二刷），頁 422。）《釋文》引《韓詩》：「頒，眾貌。」（陸德明：《經典釋文》，頁 87。）是由「大」再引申爲「眾」義。此外，《尚書・盤庚疏》引樊光《爾雅注》作「賁」，而今本《爾雅・釋詁》：「墳，大也。」（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7。）再如〈小雅・苕之華〉：「牂羊墳首，三星在罶。」《毛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鄭箋》：「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527。）是《毛傳》與《鄭箋》作「墳」，以「大」解釋。又《易林・中孚之訟》：「牂羊羵首，君子不飽。年飢孔荒，士民危殆。」尚秉和《注》：「《詩・小雅》：『牂羊墳首』。茲作羵，按《魯語》云『土之怪曰羵』。注：羵羊雌雄未成者，亦作墳。然則羵墳古通用，是焦詩與毛詩異字非訛字也。」（焦延壽著、尚秉和注、常秉義點校：《焦氏易林注》，頁 592。）是《易林》用「羵」字，由其所用《詩》義未能明確得知其解，而尚秉和據《魯語》解成「土之怪」，聊備一說。四如〈小雅・小宛〉：「翰飛戾天」《毛傳》：「翰，高。戾，至也。」又〈小雅・四月〉：「翰飛戾天」《鄭箋》：「翰，高。戾，至。……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419、443。）在此二處，《毛傳》與《鄭箋》皆取「翰」字之高大義來解釋，而不以飛翔之義釋之。而《周易・中孚》：「翰音登于天。」王《注》：「翰，高飛也。」（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134。）則是結合「飛翔」與「高大」所作的解釋。五如〈大雅・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毛傳》：「賁，大鼓也。」（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580。）《尚書・盤庚》：「用宏茲賁。」孔《傳》：「宏、賁，皆大也。」（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134。）另外，《周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孔《疏》：「盤帶，謂大帶也。故杜元凱〈桓二年傳〉『鞶厲旒纓』，《注》云：『鞶，大帶也。』」（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頁 35。）《廣雅・釋詁》：「般，大也。」（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5 月），頁 5。）《儀禮・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鄭《注》：「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33。）則皆以「大」解釋相關字詞。至於表達「快速急疾」者，如「𢍰」、「弁」，如《說文》「𢍰」段《注》：「弁，蓋𢍰之假借字。」《說文》：「𢍰，一曰急也。」而相關的「翩」、「賁」、「奔」等皆有此義，如《說文・羽部》徐鍇《繫傳》：「魏文帝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言疾速也。」（徐鍇傳釋：《說文繫傳》，聚珍倣宋版，《四部備要》（上海：中華書局），卷 7 頁 5。）《毛詩・小雅・

（一）表奔走飛翔義的異文組

整理《詩經》與其他傳世與出土文獻中表達「奔走飛翔」意義的異文，可得如下組別：

1「奔」、「賁」，如〈鄘風・鶉之奔奔〉:「鶉之奔奔，鵲之彊彊。」《毛傳》作「奔」，阜陽《詩經》、《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高《注》、《禮記・表記》作「賁」。
2「奔」、「坌」，如《淮南子・覽冥》:「恒娥竊以奔月。」高《注》:「奔月或作坌肉。」
3「紛」，如《文選・傅毅舞賦》:「紛焱若絕。」
4「拚」、「翻」、「飜」，如〈周頌・小毖〉:「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傳》作「拚」，《韓詩章句》作「翻」。《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李《注》、《太平御覽》作「飜」。
5「弁」、「叀」、「翩」，如〈小雅・小弁〉:「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毛傳》作「弁」，上博〈孔子詩論〉簡八作「叀（弁）」。[16]〈魯頌・泮水〉:「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所謂「弁彼」與「翩彼」應是同一詞。
6「翩」、「偏」，如〈大雅・桑柔〉:「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毛傳》作「翩」，《釋文》作「偏」。
7「翰」、「𩁹」，如〈石鼓文・吾水〉「𩁹」字從飛，𠬝聲。郭沫若:「鄭樵釋翰：尹彭壽云『翰從飛，猶翼亦作𩁹』。」[17]張政烺:「章《注》:『郭云：籀文「翰」從飛。』」[18]
8「奮」、「拂」，如《禮記・月令》:「鳴鳩拂其羽。」《淮南子・時則》「拂」作「奮」。

另外此異文組中還有若干用字與行走等詞義有關而又著重表示盤桓或盤旋等詞義的，例如：

8「班」、「般」、「煩」，如《周易・屯卦・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釋文》:「班，鄭本作般。」馬王堆帛書《周易》作「煩」。
9「磐」、「般」、「盤」、「槃」、「半」，如《周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周易音訓》:「磐，晁氏曰:『古文作般。』」又《爾雅・釋言》、《釋文》引磐作般。又《釋文》:「磐，本亦作盤，又作槃。」又《文選・登樓賦》李《注》引作「盤」。又《後漢書・種岱傳》李《注》引作「槃」。馬王堆帛書《周易》作「半」。阜陽《周易》作「般」。
10「洀」、「盤」，如《管子・小問》:「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尹《注》:「洀，古盤字。」
11「翰」、「榦」，如《周易・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馬王堆帛書《周易》作「榦」。

白駒》:「賁然來思。」朱熹《集傳》:「賁然，或以爲來之疾也。」（朱熹:《詩集傳音釋》（海昌蔣光，1857年）。）《釋名・釋姿容》:「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劉熙著，王先謙撰集:《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頁129。）

[16] 《說文》:「覓，冕也。周曰覓，殷曰吁，夏曰收。從皃，象形。弁，或覓字。」實「叀」與「弁」是同一字，唯隸定不同而已，何琳儀有詳說。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頁1064-1065。

[17]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九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75。

[18] 張政烺：〈獵碣考釋初稿〉，《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頁33。

以上通過各組異文所連繫起來的各個用字，在文獻的解讀中皆有表達奔走飛翔的意思。以下儘量舉出文獻例證：

奔，《說文》：「奔，走也。」

坌，《文選・左思吳都賦》：「儇佻坌並。」劉良《注》：「儇佻、坌並，疾走皃。」[19]

紛，《文選・傅毅舞賦》：「紛焱若絕。」李善《注》：「紛焱，飛揚貌。」

弁，《毛詩・小雅・小弁》：「弁彼鸒斯。」朱熹《集傳》：「弁，飛拊翼貌。」[20]

拚，《毛詩・周頌・小毖》：「拚飛維鳥。」朱熹《集傳》：「拚，飛貌。」[21]

翻，《玉篇》：「翻，飛也。」[22]《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若能翻然大舉。」劉良《注》：「翻然，迴飛貌。」

飜，《文選・謝瞻張子房詩》：「飜飛指帝鄉。」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飜，飛貌。」

翩，〈小雅・四牡〉：「翩翩者鵻，載飛載下。」〈小雅・南有嘉魚〉：「翩翩者鵻，烝然來思。」〈魯頌・泮水〉：「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毛傳》：「翩，飛貌。」〈大雅・桑柔〉：「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毛傳》：「翩翩，在路不息也。」[23]《說文》：「翩，疾飛也。」

翰，〈小雅・四月〉：「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小雅・小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大雅・常武〉：「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孔《疏》：「翰是飛之疾者。」[24]《易林・小畜之革》：「晨風文翰，大舉就溫。」[25]《玉篇》：「翰，飛也。」[26]

榦，《說文・肉部》「肋」段《注》：「榦者，翰也，如羽翰然也。」

奮，〈邶風・柏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27]《說文》：「奮，翬也。從奞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爾雅・釋鳥》：「雉絕有力奮。」郝懿行《義疏》：「飛走之屬凡有力者通謂之奮。」[28]《慧琳音義》「奮迅」《注》引郭璞：「奮，翬翬然飛貌也。」

拂，《文選・郭景純江賦》：「拂翼而掣耀。」《文選・張衡思玄賦》：「前長離使拂羽兮。」

般，《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般紛紛其離此尤兮。」司馬貞《索隱》：「般，槃桓也。」[29]

磐《周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王《注》：「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孔《疏》：「磐桓，不進之貌。」[30]

盤，《文選・張衡西京賦》：「奎踽盤桓。」薛綜《注》：「盤桓，便旋也。」

---

[19]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6 月）。以下皆同。

[20] 朱熹：《詩集傳音釋》，卷 12 頁 3。

[21] 朱熹：《詩集傳音釋》，卷 19 頁 10。

[22] 顧野王撰，孫强增，陳彭年重修：《大廣益會玉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卷 26 頁 1。

[23]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317、347、770、653。

[24]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443、419、693。

[25] 焦延壽著、尚秉和注、常秉義點校：《焦氏易林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98。

[26] 顧野王撰，孫强增，陳彭年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卷 26 頁 1。

[27]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75。

[28] 郝懿行：《爾雅義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 年 10 月），頁 1265、1268。

[29]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11 月二版），頁 2494、2496。

[30]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22。

槃，《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大專槃物兮。」司馬貞《索隱》：「槃，猶轉也。與播義同。」[31]

班，《周易・屯卦・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孔《疏》引馬季長：「班，班旋不進也。」[32]

（二）表兇猛爭鬥義的異文組

整理《詩經》與其他傳世與出土文獻中表達「兇猛爭鬥」意義的異文，可得如下組別：

1「奔」、「賁」、「奮」，如〈鄘風・鶉之奔奔〉：「鶉之奔奔，鵲之彊彊。」《毛傳》作「奔」，阜陽《詩經》、《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高《注》、《禮記・表記》作「賁」。《禮記・射義》：「賁軍之將。」而《毛詩・大雅・行葦》「序賓以賢」《毛傳》：「奔軍之將。」《毛詩音義》：「奔，音奮」《周禮》「虎賁氏」，《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漢書・百官表》「虎賁郎」，《注》：「賁，讀與奔同。」

2「忿」、「憤」，《史記・汲鄭列傳》：「忿發罵曰。」《漢書・張馮汲鄭傳》：「黯憤發罵曰。」

3「紛」，如《越絕書》：「亟怒紛紛者，怒貌也。」

4「番」，如《毛詩・大雅・崧高》：「申伯番番。」

5「般」，如《文選・揚雄羽獵賦》：「屨般首。」

6「梗」，如《方言》：「梗，猛也。韓趙之間曰梗。」

7「拂」、「艴」、「薦」，如《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怒色拂然以侮。」《逸周書・官人》：「怒色薦然以侮。」《讀書雜志・逸周書第三・薦然》引王引之：「拂，亦艴之借字。」

8「𦃃」、「連」，如〈尊德義〉：「懲忿𦃃，改忌勝，爲人上者之務也。」。《楚辭・九章・懷沙》：「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說文》：「𦃃，馬𦃃也。與連同意。」[33]

以上通過各組異文所連繫起來的各個用字，在文獻的解讀中皆有表達兇猛爭鬥的意思。以下儘量舉出文獻例證：

賁，《禮記・射義》：「賁軍之將。」《鄭注》：「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孔《疏》：「賁軍之將者，賁謂覆敗也，敗軍之將，言無勇也。」《禮記・樂記》：「而虎賁之士說劒也。」鄭《注》：「賁，憤怒也。」[34]《尚書・牧誓》：「虎賁三百人。」孔《傳》：「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35]《玉篇》：「賁，虎賁，勇士。」[36]

憤，《禮記・樂記》：「奮末、廣賁之音作。」鄭《注》：「憤，怒氣充實也。」[37]

忿，《逸周書・大匡》：「昭位非忿。」孔晁《注》：「忿，怒也。」[38]

---

[31]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頁 2498、2499。
[32]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22。
[33] 范麗梅：《簡帛文獻與《詩經》書寫文本研究》，頁 434-435。
[34]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697。
[35]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157。
[36] 顧野王撰，孫强增，陳彭年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卷 25 頁 6。
[37]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679。
[38] 孔晁註，程榮校輯：《逸周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年），卷 4 頁 3。

番，〈大雅・崧高〉:「申伯番番。」《毛傳》:「番番，勇武貌。」《鄭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39]《爾雅・釋訓》:「番番，勇也。」郭《注》:「皆壯勇之貌。」[40]

奮，〈大雅・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鄭箋》:「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41]《戰國策・秦策一》:「是貴奮也。」高《注》:「奮，勇也。」[42]《史記・高祖本紀》:「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司馬貞《索隱》引韋昭:「奮，憤激也。」[43]《慧琳音義》「奮迅」《注》引司馬彪注《莊子》:「奮，武貌也。」

般，《文選・揚雄羽獵賦》:「屢般首。」張銑《注》:「般首，猛獸也。」

（三）表文彩斑斕義的異文組

整理《詩經》與其他傳世與出土文獻中表達「文彩斑斕」意義的異文，可得如下組別：

1「奔」、「賁」，如〈鄘風・鶉之奔奔〉:「鶉之奔奔，鵲之彊彊。」《毛傳》作「奔」，阜陽《詩經》、《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高《注》、《禮記・表記》作「賁」。

2「墳」、「羵」，如〈小雅・苕之華〉:「牂羊墳首，三星在罶。」《毛傳》作「墳」，《易林・中孚之訟》作「羵」。

3「奮」、「賁」，如《荀子・子道》:「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說苑・雜言》:「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

4「頒」、「賁」，如〈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毛傳》作「頒」，《尚書・盤庚疏》引樊光《爾雅・釋詁注》作「賁」。

5「紛」、「豳」、「粉」，如信陽長臺觀 2 号墓 2 組 28 號簡:「紛純。」《周禮・春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注》:「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

6「藩」、「粉」，如《荀子・君道》:「善藩飾人者也。」《韓詩外傳》:「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

7「份」、「彬」，如《論語・雍也》:「文質彬彬。」《說文》引作「份份」。《說文》:「份，古文作彬。」

8「焚」、「紛」，如上博〈亙先〉:「察察天地，焚焚而多材物。」《淮南子・俶真》:「萬物紛紛，孰非其有！」

9「番」，如《史記・秦本紀》:「黃髮番番。」《史記・太史公自序》:「番番黃髮。」

10「賁」、「斑」、「蘩」，如《周易・賁卦》《孔疏》引《釋文》:「傅氏云:『賁，古斑字。』」馬王堆帛書《周易》作「蘩」。

11「𢍰」、「班」，如〈毛公鼎〉:「𢍰緟較」，劉心源謂「班緟班較」。

12「斑」、「辯」，如《淮南子・泰族》:「而辯白不戴負。」《群書治要》引辯作斑。《玉篇》:

[39]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673。
[40]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頁 55。
[41]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693。
[42]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3 月)，頁 97-98。
[43]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頁 356、357。

「辯，《說文》曰：『駁文也。』亦作斑。」

13「殷」、「班」、「般」，如《漢書・司馬相如傳》：「殷殷之獸。」顏《注》：「殷字與班同耳，從丹青之丹。」《史記・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般般之獸。」

14「變」、「辨」、「辯」、「便」，如《周易・革卦》：「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周易音訓》：「變，晁氏曰：『京作辨。』」熹平石經《周易》作「辯」。阜陽《周易》、馬王堆帛書《周易》作「便」。

15「翰」、「鶾」，如《逸周書・王會》：「文翰者若皐雞。」《爾雅・釋鳥》郭《注》引作：「文鶾若彩雞。」

16「拂」，《文選・陸機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輕劍拂鞶厲。」

以上通過各組異文所連繫起來的各個用字，在文獻的解讀中皆有表達文彩斑斕的意思。以下儘量舉出文獻例證：

賁，《說文》：「賁，飾也。」[44]《周易・賁卦》《孔疏》引《釋文》：「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釋文・周易音義》引王肅：「賁，有文飾，黃白色。」[45]

頒，于省吾指出：「『有頒其首』，《尚書》疏引樊光注引詩云『有賁其首』，頒、賁並應讀作斑，《禮記・檀弓》注『斑白』，《釋文》『斑，本又作頒。』《易・賁》《釋文》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毛公鼎〉『奉緟較』，劉心源謂『班緟班較』，是也。然則『有賁其實』，即有斑其實，桃實將熟，紅白相間，其實斑然。『有頒其首』，即有斑其首，『牂羊墳首』，即牂羊斑首，魚首每有文，羊首亦有黑白相間者。《傳》知羊首之不可言大，而以『無是道也』爲說，失之。」[46]

紛，《尚書・顧命》：「玄紛純。」孔《疏》引鄭玄：「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47]《太玄・視》：「鸞鳳紛如。」范望《注》：「紛如，有文章也。」《文選・揚雄羽獵賦》：「青雲爲紛。」李周翰《注》：「紛、繯，皆旗飾。」

粉，《太玄・視》：「粉其題頒。」范望《注》：「粉，飾也。」

番，《史記・秦本紀》：「黃髮番番。」張守節《正義》：「字當作『皤』。皤，白頭貌。言髮白而更黃，故云黃髮番番。」[48]

翰，《左傳・成公二年》：「棺有翰檜。」杜《注》：「翰，旁飾。」[49]《慧琳音義》「翰牘」《注》：「毛詩云：詞翰、文翰、藻翰、翰墨者，取其文彩如鷄也。」

鶾，《逸周書・王會》：「文翰者若皐雞。」孔晁《注》：「鳥有文彩者。」[50]《爾雅・釋鳥》：

---

[44]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82。

[45] 陸德明：《經典釋文》，頁 23。

[46] 于省吾：〈雙劍誃詩經新證〉，《雙劍誃群經新證・雙劍誃諸子新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年 4 月），頁 140。又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澤螺居楚辭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4 月），頁 5。

[47]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頁 279。

[48]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頁 194。

[49]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427。

[50] 孔晁註，程榮校輯：《逸周書》，卷 7 頁 8。

「鶾，天雞。」郭《注》引《逸周書》作：「文鶾若彩雞。」[51]

奮，《文選・張衡歸田賦》：「揮翰墨以奮藻。」劉良《注》：「奮藻，謂著文章。」

拂，《文選・陸機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輕劍拂鞶厲。」《李善注》：「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爲飾。」呂延濟《注》：「拂，飾也。」

般，《周禮・天官・內饔》：「馬黑脊而般臂螻。」鄭《注》：「般臂，臂毛有文。」[52]孫詒讓《正義》：「般蓋辯之借字……斑亦即辯之俗。」[53]《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般般之獸。」李周翰《注》：「般般，雜色貌。」《史記・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司馬貞《索隱》：「般般，文彩之皃也。」[54]

斑，《文選・曹子建七啓八首》：「拉虎摧斑。」李善《注》：「斑，虎文也。」

班，《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被班文。」李善《注》：「班文，虎豹之皮也。」

辯，《說文》：「辯，駮文也。」

彬，《廣雅・釋詁三》：「彬，文也。」[55]《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彬彬然弘博君子也。」顏《注》：「彬彬，文章貌也。」[56]《文選・陸機文賦》：「嘉麗藻之彬彬。」李善《注》引《論語》孔安國《注》：「彬彬，文質見半之貌。」

三、由「頒賁」異文組群說明《詩經》文本的口語與書寫形式

根據以上三個異文組的用字情況，可以將各用字依聲符的異同整理成一個總表如下：

<table>
<tr><th>聲符</th><th colspan="4">異文組</th></tr>
<tr><td></td><td colspan="2">奔走飛翔</td><td colspan="2">兇猛爭鬥</td><td>文彩斑爛</td></tr>
<tr><td rowspan="2">𦍒（或省聲）</td><td colspan="2" rowspan="2">奔[57]</td><td colspan="2">奔</td><td>𦍒</td></tr>
<tr><td>賁</td><td>憤</td><td>賁</td></tr>
<tr><td rowspan="4">分</td><td colspan="2">坌</td><td colspan="2">忿</td><td>頒</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3">紛</td><td colspan="2" rowspan="3">紛</td><td>紛</td></tr>
<tr><td>粉</td></tr>
<tr><td>份</td></tr>
<tr><td>弁</td><td>弁</td><td>拚</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2">番</td><td colspan="2">翻</td><td colspan="2" rowspan="2">番</td><td>番</td></tr>
<tr><td colspan="2">飜</td><td>藩</td></tr>
<tr><td rowspan="2">扁</td><td colspan="2">翩</td><td colspan="2" rowspan="2"></td><td rowspan="2"></td></tr>
<tr><td colspan="2">偏</td></tr>
</table>

[51]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頁 183。

[52]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62。

[53]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3 月），頁 273。

[54]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頁 3071。

[55] 王念孫：《廣雅疏證》，頁 74。

[56]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2 月），頁 2903、2904。

[57] 「奔」字金文從夭，從三止。何琳儀指出是「會人搖臂奔跑如飛之意」，後「三止訛作三屮形，小篆遂誤以從卉（賁聲）」，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361。

<table>
<tr><td rowspan="3">軌</td><td colspan="2">翰</td><td rowspan="3"></td><td colspan="2">翰</td></tr>
<tr><td colspan="2">鶾</td><td colspan="2" rowspan="2">鶾</td></tr>
<tr><td colspan="2">榦</td></tr>
<tr><td>奮</td><td colspan="2">奮</td><td>奮</td><td colspan="2">奮</td></tr>
<tr><td rowspan="2">弗</td><td colspan="2" rowspan="2">拂</td><td>拂</td><td colspan="2" rowspan="2">拂</td></tr>
<tr><td>艴</td></tr>
<tr><td rowspan="3">般</td><td rowspan="3">般</td><td>磐</td><td rowspan="3">般</td><td colspan="2" rowspan="3">殷、般</td></tr>
<tr><td>盤</td></tr>
<tr><td>槃</td></tr>
<tr><td>𢆶</td><td colspan="2"></td><td>𢆶</td><td colspan="2">變</td></tr>
<tr><td>班</td><td colspan="2">班</td><td></td><td>班</td><td>斑</td></tr>
<tr><td rowspan="3">辥</td><td colspan="2" rowspan="3"></td><td rowspan="3"></td><td colspan="2">辨</td></tr>
<tr><td colspan="2">辯</td></tr>
<tr><td colspan="2">辦</td></tr>
<tr><td rowspan="2">林</td><td colspan="2" rowspan="2"></td><td rowspan="2"></td><td colspan="2">彬</td></tr>
<tr><td colspan="2">焚</td></tr>
</table>

由此總表可以看出三個異文組用字所從的聲符重疊性非常高，顯示出「一字表多詞」與「多字表一詞」的情況。「多字表一詞」者，例如：

1表示一個「奔走飛翔」的詞義使用了十個聲符字形：
「𢆶」、「分」、「弁」、「番」、「扁」、「軌」、「奮」、「弗」、「般」、「班」；

2表示一個「兇猛爭鬥」的詞義使用了七個聲符字形：
「𢆶」、「分」、「番」、「奮」、「弗」、「般」、「𢆶」；

3表示一個「文彩斑斕」的詞義使用了十一個聲符字形：
「𢆶」、「分」、「番」、「軌」、「奮」、「弗」、「般」、「𢆶」、「班」、「辥」、「林」。

至於「一字表多詞」者，例如：

1一個聲符字形表示「奔走飛翔」與「兇猛爭鬥」兩個詞義：
「𢆶」、「分」、「番」、「奮」、「弗」、「般」；

2一個聲符字形表示「奔走飛翔」與「文彩斑斕」兩個詞義：
「𢆶」、「分」、「番」、「軌」、「奮」、「弗」、「般」、「班」；

3一個聲符字形表示「兇猛爭鬥」與「文彩斑斕」兩個詞義：
「𢆶」、「分」、「番」、「奮」、「弗」、「般」、「𢆶」。

4一個聲符字形表示「奔走飛翔」與「兇猛爭鬥」與「文彩斑斕」三個詞義：
「𢆶」、「分」、「番」、「奮」、「弗」、「般」。

根據以上的例子可知聲符用字「多字表一詞」情況可以多達十一個字形表示一個詞義的，亦即同一個詞義是可以允許使用多個不同的聲符字形來記錄的；而「一字表多詞」者則有高達六個聲符字形其單獨使用時即可表示三個不同的詞義，亦即一個聲符字形「𢆶」即能同時表

示「奔走飛翔」與「兇猛爭鬥」與「文彩斑斕」三個詞義，而與「奉」相同情況的聲符字形在本論文目前的整理中共有六個。這些不僅顯示了上古書寫文本用字的聲符字形的變動不定，同時也反映了上古書寫文本用字對於聲符字形使用的高度重疊，而這正是促成《詩經》書寫文本用字以至於字詞解釋產生歧異的最根本原因，因爲這些聲符字形的使用將相互影響彼此在書寫文本中的詞義表達，其中主要是在書寫過程或解釋過程中，將一個聲符字形的詞義灌注到另外一個與之語音相同或相近（包括同一方言內部的同音或近音，或是不同方言之間的同音或近音現象）的聲符字形上，使得另外一個語音相同或相近而原來不具備該詞義的聲符字形也逐漸擁有了這個詞義，進而使得同一個文本的同一詞義得以使用多個聲符字形來書寫，直接造成書寫文本的變動不定。相對的，在面對一個書寫文本的聲符字形時，這個聲符字形也同時具備了多個詞義的可能，使得該文本的解釋可以有不同的可能。

以下列出各個異文組用字的聲韻，如下：[58]

	中古	上古
奉	xĭuət 曉物合三入臻	*xĭwə̆t 曉物
奔	puən 幫魂合一平臻	*puən 幫文
賁 1	puən 幫魂合一平臻	*puən 幫文
賁 2	pĭe 幫寘開三去止	*pĭwən 幫文
憤	bĭuən 並吻合三上臻	*bĭwən 並文
分	pĭuən 幫文合三平臻	*pĭwən 幫文
坌	bĭuən 並問合三去臻	*bĭwən 並文
忿	p‘ĭuən 滂問合三去臻	*p‘ĭwən 滂文
紛	p‘ĭuən 滂文合三平臻	*p‘ĭwən 滂文
頒	pan 幫刪開二平山	*peən 幫文
粉	pĭuən 幫吻合三上臻	*pĭwən 幫文
份	bĭuən 並問合三去臻	*bĭwən 並文
弁	bĭɛn 並線開三去山	*bĭan 並元
拚	p‘uαn 滂桓合一平山	*p‘uan 滂元
番	p‘ĭwɐn 滂元合三平山	*p‘ĭwan 滂元
翻	p‘ĭwɐn 滂元合三平山	*p‘ĭwan 滂元
飜	p‘ĭwɐn 滂元合三平山	*p‘ĭwan 滂元
藩	bĭwɐn 並元合三平山	*bĭwan 並元
扁	pien 幫銑開四上山	*pien 幫真
翩	p‘ĭɛn 滂仙開三平山	*p‘ĭen 滂真
偏	p‘ĭɛn 滂仙開三平山	*p‘ĭen 滂真
軌	kαn 見翰開一去山	*kan 見元
翰	γαn 匣翰開一去山	*γan 匣元
韓	γαn 匣翰開一去山	*γan 匣元

[58]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 11 月）。

榦	kɑn 見翰開一去山	*kan 見元
鶾	γɑn 匣寒開一平山	*γan 匣元
奮	pĭuən 幫問合三去臻	*pĭwən 幫文
弗	pĭwət 幫物合三入臻	*pĭwə̆t 幫物
拂	p‘ĭwət 滂物合三入臻	*p‘ĭwə̆t 滂物
艴	buət 並沒合一入臻	*buə̆t 並物
般	puɑn 幫桓合一平山	*puan 幫元
磐	buɑn 並桓合一平山	*buan 並元
盤	buɑn 並桓合一平山	*buan 並元
槃	buɑn 並桓合一平山	*buan 並元
䜌	luɑn 來桓合一平山	*luan 來元
䜌	lĭɛn 來仙開三平山	*lĭan 來元
變	pĭɛn 幫線開三去山	*pĭan 幫元
班	pan 幫刪開二平山	*pean 幫元
斑	pan 幫刪開二平山	*pean 幫元
辪	bĭɛn 並獮開三上山	*bĭan 並元
辨	bĭɛn 並獮開三上山	*bĭan 並元
辯	bĭɛn 並獮開三上山	*bĭan 並元
辦	pan 幫刪開二平山	*pean 幫元
林	lĭĕm 來侵開三平深	*lĭəm 來侵
彬	pĭĕn 幫真開三平臻	*pĭən 幫文
焚	bĭuən 並文合三平臻	*bĭwən 並文

可依其音節成份進行若干整理如下：

	物部ə̆t		侵部əm	文部 ən				元部 an					真部 en	
	合一 u	合三 ĭw	開三 ĭ	開二 e	開三 ĭ	合一 u	合三 ĭw	開一	開二 e	開三 ĭ	合一 u	合三 ĭw	開三 ĭ	開四 i
曉紐 x		𦍒												
匣紐 γ								翰翰鶾						
見紐 k								軋榦						
來紐 l			林							䜌	䜌			
幫紐 p		弗		頒	彬	奔賁 1	賁 2 分粉奮		班斑辯	變	般			扁

滂紐 p‘		拂					忿紛				拚	番翻 飜	翩偏	
並紐 b	艴						憤坌 份焚			弁辨 辨辯	磐盤 槃	藩		

由本表可以看出各異文組用字之間重疊交措的關係，就韻部方面，主要集中在文、元二部，至於聲紐方面，則主要集中在唇音與喉音，尤其是唇音。各用字聲韻的分佈，或許顯示了若干同音詞，或若干古今音，或若干方言音的情況。尤其是方言的因素，因爲上古的漢字體系經由「聲符」的使用來記錄廣大地域的各種不同方言區的語音，聲符不是一個絕對值的音標。它作爲足以記錄不同方言區語音的符號，具備了許多重要的特質，其中一個特質就是它具有同時記錄同一個詞義的多個相異方言語音的能力，使得不同方言區的語音使用者皆能從同一個「聲符」中讀出相應於其方言中某一詞義的語音。唯此一問題還牽涉到更爲繁複的討論，在此無法深究，但《詩經》文本在口語形式上的某些情況在此仍然可見一般。

此外，通過此總表還可以就其形符的使用來考察書寫文本的若干現象，例如：

１加在聲符「分」的各項形符：

坌：表示奔月的動作，是由地面上飛向月亮，因此加上形符「土」。

忿：表示忿恨的態度，是心情的表達，因此加上形符「心」。

頒：表示斑斕的色彩，是特指魚首的樣貌，因此加上形符「頁」。

紛：表示花紋的顏色，是特指織品的樣貌，因此加上形符「糸」。

份：表示文質兼具的修養，是人類的品德，因此加上形符「亻」。

２表示「奔走飛翔」詞義的聲符，多加上「羽」、「飛」等形符：

番：翻、飜

扁：翩

軦：翰、翰

３表示「文彩斑斕」詞義的聲符，各依其書寫文本的文意脈絡加上各種形符：

軦：鶾：表示一種彩雞，因此加上形符「鳥」。

般：殷：殷應是般的形訛，然而顏《注》特別指出其「從丹青之丹」，表示此字用以形容獸紋的色彩，因此加上形符「丹」。亦即此形訛具備了訛變的理據。

斑、辯：文：表示裝飾等文彩，因此加上形符「文」。

以上所分析的這三類形符結合書寫文本的文意脈絡而使用的情況，顯示了文本在書寫的同時因應著文本思想內容的需要而對漢字所作的調整，這也是針對聲符字形記錄語詞的不足所做的調整。然而除了這些因應著文本詞義而使用符合詞義的形符以外，書寫文本中仍然還有大量的形符不具備這樣的功能，這是因爲一個結合了聲符與形符的用字很可能又被用來記錄另外一個與之同音或近音的詞義，而這個詞義與原來這個用字的詞義沒有任何關連，就使得原來附加在這個用字上的形符失去其表意的作用，然而作爲漢字體系中記錄詞義的立場而言，這樣的用字在書寫文本中是被允許使用的。只是形符如此更換的現象也直接造成了書寫文本用字的變動，因爲書寫文本的用字一方面可以依據解釋的需要加上符合詞義的形符，另一方面又可以毫不理會形符的表意功能，而使得同一文本的用字不同，進而造成書寫文本的變動不定。

以上所論《詩經》文本在書寫形式與口語形式上的這些情況，直接使得《詩經》文本呈現「多字表多詞」的面貌，使得同一詩句的字詞能夠同時包容多個解釋全然無關的詞義。而這正是當時《詩經》的朗誦者或閱讀者所面對的，其理解或解釋詩句的意涵，正受到這些情況的影響，而產生各種歧異，這些歧異因爲都立足於漢字體系與漢語特點上，因此也都得以成立，甚至成爲這個時代文本解釋的特色。例如上文所舉各家對於〈鄘風・鶉之奔奔〉之「奔奔」或「賁賁」的解釋，可知《詩經》文本在用字上不僅存在差異，同時對於不同用字的解釋也各不相同。其中就同一個解釋者鄭玄而言，其對待《詩經》文本的用字可以有不同，而在鄭《注》與鄭《箋》的解釋中也隨之各異。又或在文本上採用相同的用字「賁賁」，但解釋依然可以不同。這種種現象顯示了《詩經》文本用字與解釋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也顯示了其中的變動不定。

四、簡帛〈五行〉「㝵」、「𦣞」、「緣」三字考釋

郭店楚簡〈五行〉中有一個「㝵」字，馬王堆帛書〈五行〉作「𦣞」，而其〈五行說〉作「緣」。此三字的聲符皆見於上文所論的異文組群中，而本文對此異文組群所整理的各個主要核心詞義應當有助於簡帛〈五行〉此字的考證。

先將簡帛相關段落列出：

郭店〈五行〉簡二十一、三十二至三十三：

> 不㝵不悅，不悅不戚，不戚不親，不親不愛，不愛不仁。
>
> 顏色容貌溫，㝵也。以其中心與人交，悅也。中心悅旃，遷於兄弟，戚也。戚而信之，親。親而篤之，愛也。愛父，其殺愛人，仁也。[59]

馬王堆帛書〈五行〉行一八八至一八九、一九〇至一九二：

> 不𦣞不悅，不悅不戚，不戚不親，不親不愛，不愛【不仁】。
>
> 顏色容【貌溫，𦣞】也。以其中心與人交，悅也。中心悅焉，遷於兄弟，戚也。【戚而】信之，親。【親而篤之】，愛也。愛父，其繼愛人，仁也。

馬王堆帛書〈五行說〉行二三三、二四八至二四九：

> 「不緣不說」，緣也者，勉也，仁氣也，緣而後能說。
>
> 「【顏色容貌溫，緣】也」，緣者，勉也；勉，遜也，遜，能行緣者也，能行緣者□□心□□□，然後顏色容貌溫以說緣也。[60]

---

[59]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5 月）。

[60]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3 月）。

關於此字的解釋，自竹簡公佈以來，各家皆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龐樸以爲宜定作戀、變、攣之省，解爲思慕、溫順、眷念等意。[61]李零讀作「不變不悅」，「顏色容貌溫，變也」。[62]劉信芳讀作「不變不悅」與「顏色容貌溫，變也」，解「變」爲「動」。[63]涂宗流讀作「不變不悅」，解「變」爲「勉」；又讀作「顏色容貌溫，變也」，解「溫」爲溫和，解「變」爲周遍。[64]郭沂讀作「不變不悅」，「顏色容貌溫，變也」，解「變」爲「勉」，意爲勸勉。[65]陳偉讀作「不弁不悅」，「顏色容貌恬，弁也」，解「弁」爲喜樂。[66]劉釗讀作「不勉不悅」，「顏色容貌溫，勉也」，解「勉」爲勉勵或勸勉，解「溫」爲溫和平易。[67]池田知久讀作「不𦝫不說」，「顏色容貌溫，變也」，將「𦝫」、「變」解作「思慕」、「眷念」等意。[68]魏啓鵬讀作「不變不悅」，「顏色容貌溫，變也」，解「變」爲「勉」。[69]總結以上各家說法，共有變動、勸勉、周遍、喜樂、思慕等五個意思。其中前兩個解釋應是從〈五行說〉而來，後兩個意思則是依據一般通假詞義考證得來，然而這個意思似乎皆與簡文的文義脈絡無法吻合。同時前兩個解釋是直接由〈五行說〉而來的，這與〈五行〉本身的釋讀恐怕是有若干距離的，池田知久也已指出「這些均以本章經、說出現的文字而得出的判定是不正確的」。[70]

簡文以「顏色容貌溫」對「叟」作定義式的說明，顯示此詞的意思應與人的面色與容貌等態度息息相關。在《禮記》中多談到人的顏色容貌應溫和的論述，例如《禮記．祭義》：

>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疾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71]

在此提到孝子之祭祀，表現在顏色與容貌上的都必須是「溫」，這種修養是「結諸心，形諸色」的，亦即是從內心的修養開始到形諸於外在的顏面之色或容貌儀態上的。與此相似的討論又見於《禮記．玉藻》：

>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72]

這句話非常簡略，但明顯與上文所舉《禮記．祭義》對於孝子祭祀的論述相關，因此《孔疏》的解釋也與之一致：

---

[61] 龐樸：《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6 月）。
[62]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第 17 輯（香港：三聯書店，1999 年 8 月）。
[63] 劉信芳：《簡帛五行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 12 月）。
[64] 涂宗流：《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 年 2 月）。
[65] 郭沂：〈五行考釋〉，《論衡叢刊》（2002 年 8 月）。
[66] 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 月）。
[67] 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
[68] 池田知久著，王啓發譯：《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研究》（北京：線裝書局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219、262。
[69] 魏啓鵬：《簡帛文獻《五行》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12 月）。
[70] 池田知久著，王啓發譯：《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研究》，頁 219。
[71]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826。
[72]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569。

此一節明祭之時也。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73]

此外，又如《論語．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74]

由此可知面容儀態的溫和是儒家說明道德的普遍說法。然則在上古儒家文獻中對於溫和的比喻更多的與玉有關，尤其是論及成德的君子，往往即以玉來作譬喻，例如《詩經．秦風．小戎》：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鄭箋》：「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孔疏》：「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75]自〈小戎〉以下，文獻多引此詩句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論述，例如《荀子．法行》：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橈，勇也；瑕適竝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76]

類似的段落又出現在《禮記．聘義》：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碧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碧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碧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鄭注》：「色柔溫潤似仁也。」《孔疏》：「溫潤而澤仁也者，言玉色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詩．秦風．小戎》之

[73]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569。
[74] 何晏等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149。
[75]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236。
[76]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0 月），頁 535-536。

篇，美秦襄公之詩也。言襄公出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顏色溫然如玉，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故云君子貴之也。」[77]然而以玉來比喻君子之顏色溫和，這二者之間的連繫點實在於玉所表現出來的特質，亦即溫潤的色澤，而溫和的特質尤其與儒家道德德目中的「仁」所呈現的本質一致，這樣的論述是上古文獻中比較普遍的認識，例如《管子・水地》：

> 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英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專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

又如《說文》言「玉」：

> 石之美有五德者。澤潤而溫，仁之方也。

而在〈五行〉中「顏色容貌溫」所論述的對象也正是「仁」這個德目，在〈五行〉中另有相關的段落，首先是郭店楚簡〈五行〉簡十二至十三：

> 仁之思也清，清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則愛，愛則玉色，玉色則型，型則仁。

其次是馬王堆帛書〈五行〉行一八一至一八二：

> 仁之思也清，清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則】愛，愛則玉色，玉色則型，型則仁。

以上的論述與上文所提〈五行〉的相關段落進行分析，可以整理以下的表格：

	對內之心（自我反應）					對外之心（待人接物）				
仁之思	精	察	安	溫	悅	戚	親	愛	玉色	型
仁				叀	悅	戚	親	愛		
愛父其攸愛人				顏色容貌溫	以其中心與人交	中心悅旃遷於兄弟	戚而信之	親而篤之		

由此表明顯可以看出在對於「仁」這個德目的論述中最後提到了「玉色」，這個「玉色」的狀態實與「顏色容貌溫」相呼應，指的正是仁人君子在仁德內化到內心中所表現在面色儀態上樣子。類似的顏色容貌與玉色的關係之表述又見於如《韓詩外傳》：

[77]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1031。

古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而左五鐘皆應之，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78]

另外，由上表也同樣可知簡文用以說明「顏色容貌溫」的「㬎」字也應與「玉色」的關係密切。由此簡帛「㬎」、「𩰫」、「𦃃」三字的考釋便能由「玉色」這個角度切入。關於玉的顏色，在《禮記．玉藻》中有相關的論述：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鄭注》：「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孔疏》：「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者，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佩象環者，象牙有文理，言己有文章也。而爲環者，示己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言文教成人如五行成物也。」[79]由此可知玉的顏色由純而雜，其顏色的組合是受到重視的。而在上引相關君子之溫和潤澤如玉等，亦著眼於其色彩。

論述至此，可知簡帛以「㬎」、「𩰫」、「𦃃」三個異文所表現的中心詞義應是玉的顏色，也就是上文第三個異文組所歸納出來的「文彩斑斕」這個核心詞義。所謂「顏色容貌溫，㬎也」指的正是面容色彩分明的樣子，這是成就仁德的樣態。在上古文獻中，以此異文組的用字來表示這個詞義的如《論語．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注》：「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孔疏》：「此章明君子也。質勝文則野者，謂人若質多勝於文則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者，言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言文華質朴相半彬彬然，然後可爲君子也。」[80]朱熹《集注》：「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81]因此所謂君子文質彬彬的樣子，指的正是一位君子在文華與質朴方面的調和，這種成功的調和就如同不同的色彩的對比調和以顯現出奪目可

[78] 韓嬰著，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6 月），頁 16。類似的記錄又見於《尚書大傳》，在此不贅。
[79]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564-565。
[80] 何晏等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54。
[8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11 月），頁 89。

人的顏色。上文所舉「鶉之奔奔」、「般般之獸」、「牂羊墳首」、「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桃之夭夭，有蕡其實」等各別說的就是鶉鳥、野獸、牂羊、魚兒、桃實等所展現在羽毛、獸頭、果實等外表上的斑斕色彩，而與「文質彬彬」或「顏色容貌溫，㬎也」特指人的修養臻至善境而呈現出調和斑斕美好的色彩一樣，這樣的形容正是上古文獻或簡帛〈五行〉中所指出的「玉色」，亦猶如《楚辭・遠遊》：

> 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

王《注》：「面目光澤，以鮮好也。」洪《補注》：「頩，美貌。一曰斂容。脕，澤也。《黃庭》曰：顏色生光金玉澤。」[82]又《楚辭・七諫・自悲》：

> 厭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

王《注》：「厭，著也。言己施行清白，心面若玉，內外相副。淫，潤也。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己志，而猶不變。玉色外潤，而內愈明也。」[83]

此外，上古文獻還有許多談及聖賢、君子等文彩斐然的論述，也同時使用到上舉異文組的各個用字，例如《毛詩・小雅・白駒》：「皎皎白駒，賁然來思。」中各家皆以賁飾斑瓕來解釋「賁」字，如《毛傳》：「賁，飾也。」《鄭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毛詩音義》：「賁，彼義反。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爲釋。」而《孔疏》則更進一步指出：

> 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此賁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84]

《孔疏》明確指出「賁賁必爲賢者之貌」，雖然他仍然認爲「賁不宜爲人之貌」，而將「賁」認作是「其衣服之飾」。然而此《詩》後文又以「玉」來比喻賢人：「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鄭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孔疏》：「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85]由此可知這樣的解釋應該就是圍繞在聖賢、玉、文彩之飾等論述背景下所形成的。此外，《周易・革卦》：「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

[82]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9 月），頁 168。
[83]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249。
[84]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379。
[85]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 379。

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86]以及由《周易・革卦》進一步闡釋出來的《法言・吾子》:「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87]與《太玄・文・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司馬光《集注》:「邠與彬同。」所談的都是與君子之文彩相關的論述。再者《漢書・司馬相如傳》:

> 𣪘𣪘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

顏《注》:「謂騶虞也。𣪘字與班同耳，從丹青之丹。……孟康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88]此以「𣪘𣪘之獸」和「君子之態」作對比。又如《白虎通・考黜》:

> 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芳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89]

所述君子之性，以玉飾其本，並提出其中玉瓚與道德相配之至境是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正是道德修養之完成，凡此論述皆與簡帛〈五行〉的思想背景相通。

解決了「叟」、「𦣞」、「緣」三個異文的釋讀，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五行說〉對〈五行〉的解釋，將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首先如郭店楚簡〈五行〉的「不叟不悅」；馬王堆帛書〈五行〉的「不𦣞不悅」；馬王堆帛書〈五行說〉的「不緣不說」，三者都是〈五行〉一文的書寫文本，然而各文本的用字之間卻使用了不同的聲符，尤其是合抄在一起的馬王堆帛書文本，其用字竟然也存在著差異。其次是〈五行說〉對於〈五行〉此字的解釋，是採取「聲訓」的方式來進行的，再引其文如下：

> 「不緣不說」，緣也者，勉也，仁氣也，緣而後能說。
> 「【顏色容貌溫，緣】也」，緣者，勉也；勉，遜也，遜，能行緣者也，能行緣者□□心□□□，然後顏色容貌溫以說緣也。

在此一共使用了「勉」、「遜」、「變」另外三個不同的用字來解釋。「勉」，古音在明紐元部(*mĭan)；「遜」，心紐文部（*suən）；「變」，幫紐元部（*pĭan），三者與「叟」、「𦣞」、「緣」等諸字異文的聲韻俱近，可知〈五行說〉有意的使用「聲訓」的方式來解說這個詞義。而同時由聲訓的訓釋上延申出一個以上的解釋，這恐怕包括了「勉」之「勸勉」;「遜」之「遜讓」;「變」之「變動」等三種全然無關的詞義。而如此書寫文本的情況，正具體而微的反映了上古一般書寫文本的面貌，其中《詩經》的書寫文本在用字與解釋上亦復如是。

---

[86]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頁 112。
[87] 揚雄著，汪榮寶義疏：《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3 月），頁 72。
[88]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2607、2608。
[89] 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0 月二刷），頁 306。

五、結語

以上分析了「頒賁」異文組群在整個漢字體系中使用的情況，顯示了「異文組」或「異文組群」的研究方法在《詩經》文本的口語與書寫形式的討論上，所凸顯的幾個可供深入討論的問題：

第一，「異文組群」所揭示漢字體系之聲符的「一字表多詞」與「多字表一詞」，顯示了《詩經》書寫文本用字的聲符是變動不定的。這種變動不僅僅出於口語的不穩定所遺留下來，同時也是書寫文本本身固有的特質。此外，漢字體系之形符一方面也因應文本的詞義而不斷配合作出調整，另一方面又因爲根據其語音持續使用來記錄其他詞義，而使得形符與文本的詞義毫無關連，這樣的情況也直接造成《詩經》書寫文本用字的變動不定。換句話說，純粹就《詩經》的書寫文本而言，是沒有一個所謂「原始的」或「固定的」文本的存在的。而這個認識實對於我們理解漢代四家《詩》、《元王詩》等的形成，以及對於出土的阜陽《詩經》、熹平《魯詩》、上博〈孔子詩論〉與東漢〈碩人〉銘神獸鏡所據《詩經》等書寫文本的性質，或所謂的所屬家派等問題提供更加全面的反思與更深入的理解。

第二，《詩經》的書寫文本到底有多少是反映了口語文本的遺留？根據「異文組群」所顯示的語音方面，尤其是一個聲符具有同時記錄同一個詞義的多個相異方言語音的能力，而這其中到底有哪些是同音的成份，抑或是方言音、或古今音的殘留情況？此外，口語文本尚有何種形式的留存？它顯示了哪些方面的特質？以上這些都還有待深入研究。

第三，「多字表多詞」使得《詩經》書寫文本用字的詞義相互灌注，也使得同一個詩句的用字能同時包容多個彼此無關的詞義。而一個解釋者在面對一個書寫文本的用字時，就具備了理解成多個詞義的可能，而發展出不同的解釋，以上所舉〈鄘風・鶉之奔奔〉之「奔奔」以及簡帛〈五行〉之「叟」等字的解釋就是實例。因此，這些各異的詞義解釋事實上反映了先秦兩漢學者對於經典文本理解的複雜思維。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這些因應著相同或不同的用字而不斷在浮動的各種解釋，又是如何曲折多變的發展成一個大時代的解釋傳統的。因爲這樣的一種書寫文本的用字，其不同的字形之間的距離其實是很小的，聯繫彼此的主要是與之對應的語言中的語音，而使得這些表示音同或音近的字形之間產生詞義的互通，甚至對所謂的本字起了取而代之的作用。在取而代之的過程中，這些取代本字的字形又經過解釋者的聯想，進一步取得與其他更多詞義的連繫，甚至讓人以爲這些連繫是原本由這些取代字自身產生出來的。我們原本以爲的，表達某個詞義的字形在當時應當相對比較是固定而獨立的，或說是一個足以清晰地表達某個詞義的個體，具備了本形、本義、本音、也同時可以考察出字形、詞義或語音的源流，甚至可以概括出若干不同字形之間的假借或引申關係等等。但事實上並不然，由傳世文獻所呈現出來的用字情況因爲經過後世的整理而顯得規範造成了我們的錯覺，而由出土文獻所顯示不同字形之間的聯繫的密切才是真正呈現當時用字的情況。亦即會讓我們發現字形與字形之間的距離與界限變得微小而模糊，彼此不再因一筆一劃的線條而獨立成全然無關具有獨立音義的兩個字形，而事實上卻是一段隨著彼此的語音關係而產生詞義混合的、或緩慢或立即、多種多樣而複雜的變化過程。

這表明了《詩經》文本用字就是在這樣一個大時代內，被閱讀，傳誦，理解，解釋，書

寫等再生產與再改變的傳播過程中的。這個大時代內的同一個《詩經》文本經由不同的思想，根據各自的理解，書寫成多種多樣不同用字的面貌，而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變動不定。然而儘管解讀者們可以輕易地從有限但不只一個的用字中去解讀詩句，可以由此延申到想要解讀的不同方向，但是一句詩句的用字與解釋的變動不定或複雜性卻仍然可以在一個比較明確的目的或上下文的語境中固定下來。這正是這個大時代的解釋傳統得以成立又能夠沿續的主要原因。唯什麼樣的字形？在什麼時候？什麼地域？根據什麼標準？能夠把它作爲「本字」或「正字」或「通行字」來使用，從而使得這個時代的書寫文本的解讀建立起一套解釋閱讀的習慣，又進而發展成這個時代經典解釋的基礎或主流，這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